

余六十生日兒輩欲求所以壽余者余均未之許再三請余曰余之文字本不足存顧意之所至往往有自適其適者汝輩爲余收拾之余願足矣憶宋人許梅屋自刻所作曰獻醜集且曰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余不懼人笑笑然後可以言學然汝輩宜彙而存諸笥俟余自定或可使人不至大笑庶余醜亦可少減兒輩因余之許汲汲欲排印余曰姑徐徐蓋猶有藏醜之意存焉選延一年不欲失信兒輩慨然予之然待理者尙多也余藏書十萬卷嘗謂藏書而不能讀讀而不能用何必藏書余讀所藏書有所得必有記斯記卽待理之一近讀莊子至杜德機杜權一段頗有感太冲莫勝無能衡吾氣機虛而委蛇其不斥爲弟靡波流神巫自失而走也幾希余固未始學者也謂宜三年不出彫琢復朴庶乎其可丙子夏五約園識

約園雜著目錄

卷一 王學發揮

良知篇第一 知行篇第二 心理篇第三 眞性篇上第四 眞性篇下第五 誠意篇第六 立志篇第七 是非篇第八 本原篇第九 總論篇第十

卷二 讀劉靜修敘學書後

卷三 四明叢書第一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一集總序 集古語 任子序 任子跋 虞祕監集序 虞

祕監遺書序 豐清敏公遺書序 豐清敏公遺書跋 楊氏易傳序

楊氏易傳跋 史畧序 史畧跋 子畧序 騷畧序 夢窗詞稿序

夢窗詞稿跋 四明文獻集序 古今紀要逸編序 古今紀要逸編跋

戊辰修史傳序 畏齋集序 積齋集序 剡源文鈔序 剡源文鈔

跋 管天筆記外編序 管天筆記外編跋 春酒堂遺書序 杲堂詩

文鈔序 石經考序 漢書地理志稽疑序 漢書地理志稽疑跋 樗

菴存稿序 東井文鈔序 詩誦序 羣經質序 四明叢書第一集後

序

卷四 四明叢書第二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二集總序 集古語 孫拾遺文纂序 孫拾遺文纂跋 雪

窗先生文集序 弁山小隱吟錄序 清溪遺稿序 陳忠貞公遺集序

陳忠貞公遺集跋 過宜言序 錢忠介公集序 錢忠介公集跋

雪翁詩集序 雪翁詩集跋 愚囊集稿序 張蒼水集序 張蒼水集

跋 馮侍郎遺書序 王侍郎遺著序 馮王兩侍郎墓錄序 六經堂

遺事序 六經堂遺事跋 香月子集序 雪交亭正氣錄序 海東逸
史序 宋季忠義錄序 現成話序 現成話跋 管村文鈔序 千之
草堂文鈔序 寸草廬贈言識 寸草廬贈言後序 四明叢書第二集
後序

卷五 四明叢書第三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三集總序

集古語

春秋集註序 尙書講義序 范文正

公年譜序 范文正公年譜跋 慈湖詩傳序 先聖大訓序 棠蔭比

事序 蔭棠比事跋 月令解序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六藝綱目

序 蒙齋中庸講義序 春草齋集序 寧波簡要志序 寧波府簡要

志跋 海涵萬象錄序 讀易一鈔易餘序 儒林宗派序 鄞志稿序

鄞志稿跋 甬上水利志序 四明叢書第三集後序

卷六 文

重印明本釋序 許氏說文部首序 銀行攬要序 茗香館遺草序

未能算過齋詩初稿序 平齋詩存跋 平齋先生鄉會中式墨卷跋

平齋臆說跋 方貞惠公贊有序 讀陸節母吳太夫人事略書後 中

山先生奉安誄詞 集莊子 王省三先生誄并序 虞母陸太夫人誄并

序 哀仲弟辭 爲陳母壽記衡園 友松亭記 杭州彌陀寺募捐念

佛堂緣起 族叔張竹坪先生家傳 陳鈞侯先生家傳 楊節母馬太

夫人家傳 秦母顏太夫人家傳 鄞縣陳鈞堂先生墓表 舅祖李小

漁先生墓誌銘 舅祖李次漁先生墓誌銘 張藜齋先生墓表 李君

如山五十雙壽序 族叔竹坪先生六十壽言 大姊六旬壽言 王母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汪母吳太夫人七十晉九壽序 胡母韓太夫人

七十晉九壽序

李調生先生五十壽言

何肖雅先生八十壽言

夏

同甫先生七十壽言

光華五週紀念書序

光華九週年刊序

光華

十週年刊序

職業教育與反職業教育理論之批評

以下錄理財稿

通飭各縣遵限條陳整頓財政意見文

飭各縣嚴禁浮收布告各區並

隨時查察徵收役員有無情弊文

通飭各縣示禁以後紳民不准率意

稟請抽收各捐文

呈財政部爲遵令填送各項稅捐表并陳明辦理情

形文

詳爲考察各屬土宜臚陳振興實業辦法請賜檄道行縣次第籌

備以盡地利而裕稅源文

新生活基本觀念

卷七 詩

五古 用少陵別贊上人韻贈程柏堂

遊靈峯寺 三首

癸酉冬夜 四首

七古

王君勛生以勛廉堂相冊見示中有憶母懷舊歌讀之增感爰步

原韻 壽李薇莊夫人

五絕 莫千山劍池二首

七絕 癸酉生日有感三首 觀湖上鳥飛有感 紅葉 讀陰符經

魯仲連 張子房 賦蘭亭赤壁 甲戌春遊六首 三天竺漫吟三首

訪西湖彭公閑放臺有感 諸暨西子廟 題費母徐太夫人百蝶圖

五律 時事三首 乙亥元旦和平齋先生原韻

七律 白燕 和平齋先生重陽詩原韻 詩聲 和金鑣孫丙辰贈詩

原韻 贈孫釐卿同年 由金華攬勝回 聞熱河又起邊釁兼賀平齋

先生添曾孫 平齋先生招飲悅賓樓 稽山訪古五首 平齋先生重

遊泮水 六十生日

約園雜箸卷一

王學發揮

陽明先生不特爲浙東大儒實上下古今罕見之大儒也其生平得力在三十七歲至龍場驛以後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蟲蟲畢聚夷人鵠舌不通言語山中窮荒又無書可讀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歎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壽鏞自癸卯春二月至夏六月在安徽潁州始盡讀先生之書於是聽鳥聲觀流水悠然而有靜觀自得景象潁州窮苦之地到處皆編茅爲廬余所居亦茅屋也雖與龍場苦况相去遠甚然無塵俗相擾官事清簡終日看書而尤以陽明全書爲日課及今思之一生爲人不蹈小人一途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賜也爰就所得於陽明學者分篇述之爲兒孫告並爲吾光華同學告

良知篇第一

良知兩字見於孟子所謂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道性善性善者卽知良也四端首惻隱次羞惡次辭讓次是非惻隱羞惡良知之存於內者也辭讓是非良知之發於外者也存於內斯發於外然則必先有惻隱羞惡之心而後有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有其先後焉有仁義而禮智自充不有仁義何有禮智更進一步說不有仁安有義仁至而義自盡故曰仁人心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先生曰人同此心此心卽良心也人人有此良心不假外求而乃梏之反覆焉先生因大學致知一語而恍然於用力之處曰致良知而已又曰致知無巧法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輳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先生將集義與義襲分得如此清楚卽是致字的確工夫又曰天理在人心互

古互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多膚淺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於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而首尾貫澈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鍛鍊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此先生又因工夫而推言致微之功效然功效必先有工夫此工夫吾謂逃不出學養二字周旋師友優游歲月八字包涵得一切學問時時求慊於心包涵得一切修養更進一步言卽陸象山在鵝湖所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段所喻在義卽爲君子所喻在利卽爲小人一念之差千里之繆然則欲致良知卽在此義利一念之判而一念之起祇在一喻字可不懼哉先生曰只將自己一點靈明無晝無夜無忙無閒行立坐臥不論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失此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順

逆此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背此靈明不爲情遷緣此靈明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之謂盡性立此之謂立命此又極論致字之喫緊關係卽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實驗也先生又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但其用意若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失却頭腦矣吾謂先生此段恐天下之人空空洞洞離開詩書拋却事物來求良知則將流於

禪學矣故曰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又恐天下之人種種談說種種文辭汲汲然以廣記博誦爲求功名利達之具蹈於俗學而不知故曰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嗚呼一着差和盤輸學者可不識本原乎

知行篇第二

知行兩字連說始於尙書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二語其後中庸生知學知困知與安行利行勉強行並言於知行兩字遂成一種相對名詞然聖賢教人有單獨提一知字而行含其中者如告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者鮮卽是行德者鮮否則空空洞洞知德有何用處又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說到大受便是行若僅僅小知細事可觀已耳何足當大任乎有單獨提一行字而知其含中者如行有餘力躬行君子慎行其餘之類皆是預先有了知識而後實去行見其功用也更有不待知而自然能行者如文王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蓋言惟不識不知乃能順帝之則若識與知反不能循其自然矣此形容民之樸實也更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所謂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衆字吾以爲卽汎愛衆之衆言凡民也朱子作多字解非也此不知而亦能行與知而不行者實勝一籌更有不知而行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知而作與飲食不知味皆由於知行未能合一之故先生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又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知痛必已有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

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諸如此類先生所以詔告後學者全在知而能行當時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吾謂卽此段而觀學以求知知在能行各人所處不同就所處者卽知卽行便是大學問先生又曰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吾更在此處徵先生學說所謂知之真切篤實行之明覺精察一一呈露矣孔子作春秋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吾輩爲學重在實踐不實踐不足爲學也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難於知自古然矣處今日之世人人自以爲知而人人偏不能行則行易知難之說爲

今日對症之藥石學校爲求知之地固不能不以知字爲重然既欲求知而行有不得則亦何貴此知乎故能知尤貴能行但行則亦宜本於知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然則學者氣質不同尤在審察事實矯正偏倚勿鹵莽以從事勿因循以循俗合知仁勇之三德期困知勉行之同一成功庶不負先生所教乎

心理篇第三

先生既曰天理在人心天理卽是良知又承陸象山學說曰心卽理也爲之反覆析闡吾於未讀象山學說以前先玩心卽理之意義以爲可取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八字爲註脚蓋朱子註論語既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朱陸之旨本同又於外註引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洪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洪人也更恍然心卽理之說張子亦復如此及後讀象山與朱子論太極第二書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職也云云乃知吾所思者正與象山符合此可謂此心同此理同矣吾更進一解曰心卽理也然則曰手足耳目卽理也可乎曰不可手足耳目聽命於心者也朱子註論語禮云章嘗引程子之說曰又如賊盜至爲不道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吾借以斷斯獄曰手足耳目之爲盜皆心之爲盜心盜魁也其罪皆坐於魁而脅從者可恕焉於是更取論語之言心者徵之曰有心哉此贊美孔子眞爲天下有心人而適見天下無心人之多也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形容孔子到此乃能從心所欲其不到此便不能從心所欲也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此言顏子乃能三月過三月之後尙且有違其日月至焉者比